讀書雜志

高郵王念孫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也營訓爲惑故惑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爲環繞營衛之爲環衛也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

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

不還秩下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瞀交

偷合苟容以持祿瞀交而已耳楊注曰瞀交謂瞀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瞀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爲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瞀交見後

議兵篇持菴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撟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爲剪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益古

者謂縫爲𠛬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違其惡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念孫案違讀爲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避同緇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關內

時關內之楊注曰關當爲開內與納同言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念孫案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相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爲開

辨其故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楊注曰。辨其致憂之端。念孫案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

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滅苦

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楊注曰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念孫案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

戰戰兢兢三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佗而止，其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而言，若加人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亾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他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亾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樂利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鬬怒念孫案樂利當爲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鬬怒承上謹愼鬬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

致士

隱忌

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楊注曰隱亦蔽也忌謂妬賢念孫案楊誤分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余謂隱忌卽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

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雜敝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雜敝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爲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驊騮騹驥卽騏驥皆其例也

士其刑賞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上故諸書中出字或譌作上說見

大略篇敫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反猶寶也言定其善惡之寶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

貴名白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盧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念孫案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云險當為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耳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揔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揔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竝見經義述聞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

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杕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主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下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楊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

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爲侵陵誤與此注同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者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淩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淩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

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亶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羸憊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辯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匡貧寠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徵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並通是路爲
羸憊也爾雅云𤺺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癉毛傳云癉
病也病亦謂羸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𤺺釋文𤺺作亶
癉𤺺亶並通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
與路亶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
之政單事之敎或言路亶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
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焉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念孫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　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鋭盧云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鋭居案延讀延袤之延謂衡布則其鋒長嬰之者斷也兌讀爲鋭謂直擣則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劉云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楊以

道爲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卬

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卬古仰字不卬不足卬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行足字

　民齊者彊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宋龔本同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

　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牝服先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郝云陿阸卽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

致貪隘語意正同注以隘阸爲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阸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治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幷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此二句當幷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揖念孫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損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卽揖字諸本皆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爲始始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彊國篇曰威動海內彊殆中國殆治古字通彊國篇彊殆中國楊注殆或爲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即殆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也念孫案當訓爲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爲德以與服極爲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后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

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韐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韐如金石楊注曰韐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禮書）韐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韐革二戟（小匡篇）念孫案楊本作韐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韐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韐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曰韐革重革當心箸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

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垂沙唐蔑死

盧云垂沙史記作垂涉念孫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始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

爲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念孫案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

溝池不抇

楊注曰抇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抇墳墓抇亦音掘或曰抇當作担篆文担字與抇字

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拑不當爲古掘字注後說當作拑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拑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拑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拑之皆作拑字知此拑字誤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楊注曰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竝作均分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后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辟見宥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爲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除阸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眾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阸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之類阸或爲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阸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爲驅逐非也除當爲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険形與除相似險

與陒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陒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陒或爲險當作除或爲險令作陒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陒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陒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　則失亾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兦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亾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悖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憝怨也廣雅憝惡也康誥罔不憝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譈法言重黎篇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曰憞惡也譈憞敦竝與憝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爲厚亦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之潤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右隈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巳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

持養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曰持此以養之也念孫案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

而順

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句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愨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爲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矜糺收繚

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楊注曰矜謂夸汰糺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

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丩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為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紾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紾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有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

猶　旣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宋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盧依元刻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

猶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窌

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楊注曰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爲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囷窌楊彼注云圜曰囷方曰廩彼言囷窌猶此言稟窌稟窌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窌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窌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棠與稟略相似故諸書

稾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朞三年

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朞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

彊國

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

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聚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引之曰最當爲冣說文冣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卽冣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冣今譌作最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

賁潰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讀爲憤郝云賁

與奔古字通賁瀆謂奔走瀆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

作憤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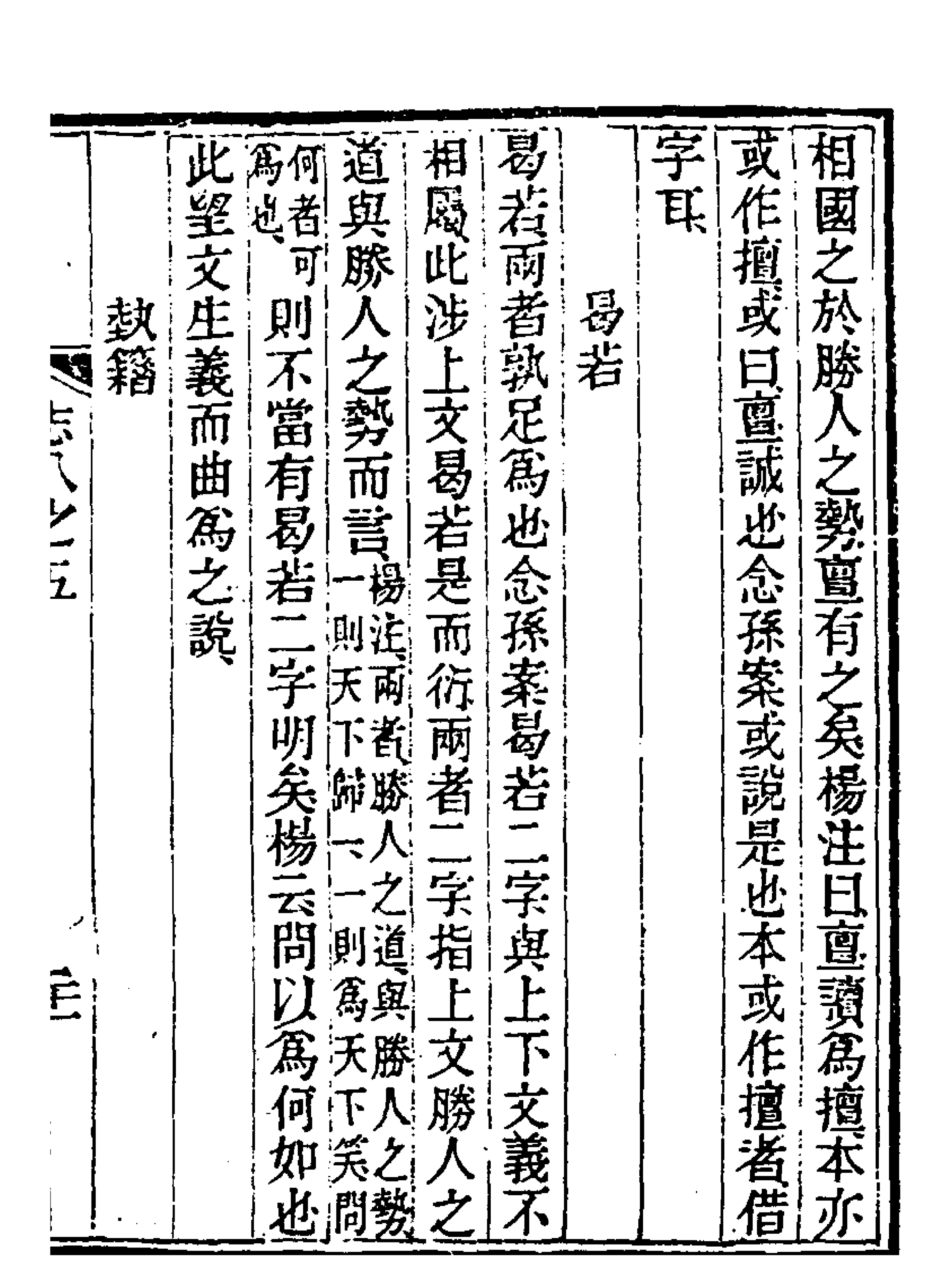
西伐蔡

子發將子匠反西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爲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也

宣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楊注曰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之一則爲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埶籍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在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念孫案楊注本作埶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埶者去鄭注埶埶位也是勢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楊彼注曰籍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埶位圖籍之所在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圖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埶籍謂埶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卽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卽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卽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

安樂　姊頸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愚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歾頸楊云歾當爲刎案說文歾或作殁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殁頭乎王庭殁頭卽刎頭也歾刎皆從勿聲故歾字又讀爲刎史記循吏傳石奢卽石渚自歾而死索隱歾音亾粉反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歾爲刎而刪去其音矣是歾字兼有殁刎二讀無煩改歾爲刎也

刜其脛

安欲刳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楊注曰刳亦斬也念孫案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剡剡起屨正義弁急也是剡剡爲起屨之貌然則刳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刳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刳利也亦非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云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下念孫案此注說也注直移此句於上文彊殆中國下是也

於塞外

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注曰於

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楊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闌入此句中也據楊注

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卽其證

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

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白刃扞乎胷

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楊注曰扞蔽也扞蔽於胷

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

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胷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

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冐殊

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喪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貳當爲貣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貣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貣與忒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史記宋世家二衍貣並以貣爲忒忒字本作𢘫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慝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忒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貣作貳則非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貣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卽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

而不亂貳之則惑也貳亦當爲貣貣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忒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貣之則惑是其證貣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貣言差忒則生疑惑也貣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慝忒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畸爲爲韻匿惑爲韻此以枝知爲韻傾精爲韻貣惑爲韻忒貣慝匿竝通故貣匿竝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貣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弍聲於古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

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

未至

祆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祆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楊注曰耳目鼻口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念孫案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卽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

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亦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熊非）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卽態字也（多態謂淫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己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己與以同）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荄之爲

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

是節然也

楊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怪星之黨見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曰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楊說甚迂且訓黨爲頻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爲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爲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儻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黨並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晝見晝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

之儻見、

耘耨失歲

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楊注曰、失歲謂耘耨失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念孫案盧說是也、楛耘失歲、上對楛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爲之說而不可通、

則父子相疑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三蓍錯

三蓍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說文作逪云逪道也言此三祆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楊注勉力力役也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興故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

而不可畏也之上[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一云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一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祅之下]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

完

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祅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引之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祅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顚倒其文耳

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袄夫是之謂人袄明矣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煇不赫水火

不積則煇潤不博則此言珠玉暏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暏故暏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暏也今本且睹作旦暏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

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卽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楊注曰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匿與慝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並以匿爲慝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慝作匿慝差也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慝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不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慝言大惑生於差慝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爲慝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也鄘風栢舟傳曰慝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

荀子弟五

荀子弟六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

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爲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楊注至意皆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爲字皆作僞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

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墨黥慅嬰共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慅嬰曰，當爲澡嬰，

謂澡灌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雜記怪或讀爲草愼子作草纓注其艾畢曰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注菲對屨曰菲草屨也對當爲紨傳寫誤耳紨枲也愼子作紨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紨屨紨方孔反注殺赭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紨屨當刖以艾畢當宮又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履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宮非當作剕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韠代之刖罪以紂履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惜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赤旂宋呂本如是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宋錢本旂作旍注旍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代皋而食

楊注曰臯未詳蓋香草也或曰臯讀爲橐橐卽所謂蘭茝槀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臯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食謂焚香氣歇卽更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臯當爲伐臯淮南主術訓云鼛鼓而食高注鼛鼓王者之食樂也引詩鼓鐘伐鼛 念孫案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鼛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鼛正釋伐鼛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鼛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淮南正作伐鼛而食 考工記韗人作皋鼓

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雉而徹乎爲句而釋之曰、奏雍而徹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爲句、連下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劉云、案此當以雉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餕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客與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己篇熯竈泄井。禁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既得其句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念孫案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

小曲屛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爾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爲三

夾道

庶七介而夾道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並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爲坐矣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宋陳云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

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
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
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
本荀子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云按詭者責也
言拘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

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當厚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文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舊本作不知足楊云不字衍

濁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盧刪遽字非各本皆有）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賈誼傳）楊讀鉅為遽而云豈遽遽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為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

甚迂余謂與讀爲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斷枯磔楊注曰枯弃世暴尸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即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以爲成俗

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

俗念孫案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爲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衍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爲字

成文曲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禮論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盉說文盉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盉所以養口也盉與香字相似故盉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盉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鬻與羹同五味盉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盉蓋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故其

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盉字遂廢此盉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持虎 彌龍

𢊁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盧云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𢊁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

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毋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毋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念孫案向聞盧校荀子多用段氏之說而盧校本所引者則唯此一條又云宋彌即說文之𩌦廣韻引說文云𩌦乘輿金耳也讀若湄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念孫案此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啗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為行神亦非、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

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竝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

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即雜糅、楊未達假借之旨、

人有是

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謂禮也、念孫案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厤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域居也、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

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倉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倉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念孫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倉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倉謂遣車所苞遣奠也此釋正文倉字宋本正文倉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屬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下文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爲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卽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

卜日　卜宅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曰、月朝、月初也、月夕、月

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朔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楊注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蒔郭音侍更也古無蒔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

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說林篇云、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衰

麤衰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

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絻為裨冕未是也卑絻疑當為弁絻弁卽今弁字也弁絻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絻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絻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絻為

舁絻之誤說文覍冕也籒文作舁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覍舁弁三字遂廢此舁字若不誤爲鼻則後人亦必改爲弁矣

說褻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設

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卽用

之譌注前說非

金革

金革鞗勒而不入念孫案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鞗革也說文鋚作鎣云鋚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鋚勒焦山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曰鞗首謂之革故曰金革鞗勒楊以金爲和鑾失之又曰革車鞅也宋本鞅譌作軮今本譌作軮盧又改軮爲鞎皆與金革無涉

無幬

無幬絲嶲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楊注曰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夷衾是也

念孫案幠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偽荒鄭注曰荒蒙也鄘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偽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幠幠即素錦褚之褚幠褚皆所以飾棺幠在上象幕褚在下象幄故曰其額象非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閟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幠大也有也是幠與荒同義幠

從無聲荒從巟聲巟從亾聲荒之轉爲憮猶亾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憮大東禮記毋憮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謂之墨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爲食念孫案作食者是也下文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唈僾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

者悁然不嗛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慊也

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箾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楊注曰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左傳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者注簡未詳念孫案箾象即左傳之象箾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箾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箾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齋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案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鄭注曰脩除糞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諰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謥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謥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甯美善相樂宋本如是盧從元刻改美善相樂爲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大作天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引之曰竽笙簫和簫當爲肅言竽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衆賢罔不肅和是也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三句相對爲文今本肅作簫者因與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筦籥似星辰日月今本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　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字皆與禮記同念孫案元刻是下文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焉字下屬爲句

說見劉氏經傳小記

荀子弟六